追悼志摩

76 703
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、典藏

追悼志摩

胡適

悄悄的我走了，
正如我悄悄的來，
我揮一揮衣袖，
不帶走一片雲彩。

志摩這一回眞走了！可不是悄悄的走。在那淋漓的大雨裏，在那迷濛的大霧裡，一個猛烈的大震動，三百匹馬力的飛機碰在一座終古不動的山上，我們的朋友額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傷，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覺。半空中起了一團天火，像天上隕了一顆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。我們的志摩和他的兩個同伴就死在那烈燄裡了！

我們初得着他的死信，都不肯相信，都不信志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，會死的那麼慘酷。但在那幾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過去之後，我們忍不住要想，那樣的死法也許只有志摩最配。我們不相信志摩會「悄悄的走了，」也不忍想志摩死一個「平凡的死」。死在天空之中，大雨淋着，大火焚着，那撞不倒的山頭在旁邊冷眼瞧着，我們新時代的新詩人，就是要自己挑一種死法，也挑不出更合式，更悲壯

的了。

志摩走了。我們這個世界裡被他帶走了不少的雲彩。他在我們這些朋友之中，眞是一片最可愛的雲彩，永遠是溫暖的顏色，永遠是美的花樣，永遠是可愛。他常說，

我不知道風

是在那一方向吹——

我們也不知道風是那一個方向吹，可是狂風過去之後，我們的天空變慘淡了，變寂寞了，我們才感覺我們的天上的一片最可愛的雲彩被狂風捲去了，永遠不回來了！

這十幾天裡，常有朋友到家裡來，談起他來常常有人痛哭。在別處痛哭他的，一定還不少。志摩所以能使朋友這樣哀念他，只因爲他爲人整個的只是一團同情心，只是一團愛。葉公超先生說。

他對於任何人，任何事，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，甚至於無意中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。

陳通伯先生說：

尤其朋友裡缺不了他。他是我們的連索，他是黏着性的，發酵性的。在這七八年中，國內文藝界裡起了不少的風波，吵了不少的架，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見面。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志摩。誰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。誰也不能避開他的黏着性。他總是朋友中間的「連

索。」他從沒有疑心，他從不會妬忌。他使這些多疑善妬的人們十分慚悚，又十分羨慕。

他的一生是愛的象徵，愛是他的宗教，他的上帝。

我攀登了萬仞的高岡，
荆棘扎爛了我的衣裳，
我向飄渺的雲天外望！——
上帝，我望不見你——
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，
活潑，秀麗，襤褸的衣衫，
他叫聲「媽，」眼裡亮着愛——
——上帝，他眼裡有你——

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裡曾說他的心境是：「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。」這句話是他最好的自述，他的人生觀眞是一種「單純信仰，」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，一個是愛，一個是

073724

自由，一個是美。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够會合在一個人生裡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。他的一生的歷史，只是他追求這個「單純信仰，」的實現的歷史。

社會上對於他的行爲，往往有不能諒解的地方，都只因爲社會上批評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「單純信仰」的人生觀。他的離婚和他的第二次結婚，是他一生最受社會嚴厲批評的兩件事。現在志摩的棺已蓋了，而社會上的議論還未定。但我們知道這兩件事的人，都能明白，至少在志摩的方面，這兩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單純理想的追求。他萬分誠懇的相信那兩件事都是他實現那「美與愛與自由」的人生的正當步驟。這兩件事的結果，在別人看來，似乎都不曾能够實現志摩的理想生活。但到了今日，我們還忍用成敗來議論他嗎？

我忍不住我的歷史癖，今天我要引用一點神聖的歷史材料，來說明志摩決心離婚時的心理。民國十一年三月，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議離婚，他告訴她，他們不應該繼續他們的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，他提議「自由之償還自由」，他認爲這是「彼此重見生命之曙光，不世之榮業」，他說：

故轉夜爲日，轉地獄爲天堂，直指顧間事矣。眞生命必自奮鬪自求得來，眞幸福亦必自奮鬪自求得來！彼此前途無限，……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，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，其先自榜樣，勇決智斷，彼此尊重人格，自由離婚，止絕苦痛，始兆幸福，皆在此

矣。

這信裡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，他覺得那沒有愛，又沒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毀他們的人格的，所以他下了決心，要自由償還自由，要從自由求得他們的眞生命，眞幸福，眞戀愛。

後來他回國了，婚是離了，而家庭和社會不能諒解他，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離婚的夫人通信更勤，感情更好，社會上的人更不明白了。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愛護的學生。所以民國十二年，任公先生曾寫一封很長很懇切的信去勸他，在這裡，任公提出兩點：

其一、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，易自己之快樂。弟之此舉其於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，殆茫然如捕風，然先已予多人以無量之苦痛。

其二、戀愛神聖爲今之少年所樂道。……玆事蓋可遇而不可求。……況多情多感之人，其幻象起落鶻突，而得滿足得寧帖也極難。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，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。

任公又說：

嗚呼！志摩！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？……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爲生活態度，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。……若沈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，挫折數次，生意盡矣。鬱邑侘傺以死，死爲無名。死猶可也，最可畏者，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復能自拔。嗚呼志摩！可無懼耶！可無懼耶！（十二

年一月二日信）

任公一眼看透志摩的行爲是追求一種「夢想的神聖境界」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，又怕他少年受不起幾次挫折，就會死，就會墮落。所以他以老師的資格警告他：「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？」

但這種反理想主義是志摩所不能承認的。他答覆任公的信，第一、不承認他是把他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。他說：「我之甘冒世之不韙，竭全力以鬪者，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，實求良心之安頓，求人格之確立，求靈魂之救度耳。人誰不求庸德？人誰不安現成？人誰不畏艱險？然且有突圍而出者，夫豈得已而然哉。」

第二、他也認戀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但他不能不去追求。他說：

「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；得之，我幸；不得，我命，如此而已。」

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創造培養出來的。他對任公說：

嗟夫吾師！我嘗奮我靈魂之精髓，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，涵之以熱滿之心血，明照我深奧之靈府。而庸俗忌之嫉之，輒欲痲木其靈魂，搗碎其理想，殺滅其希望，汚毀其純潔！我之不流入墮落，流入庸儒，流入卑汚，其幾亦微矣！

我今天發表這三封不曾發表過的信，因是這幾封信最能表現那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徐志摩。他深

信理想的人生必須有愛，必須有美，必須有自由，他深信這種三位一體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，至少是可以用純潔的心血培養出來的。我們若從這個觀點來觀察志摩的一生，他這十年中的一切行爲就全可以了解了。我還可以說，只有從這個觀點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爲；我們必須先認清了他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，方才認得清志摩的爲人。

志摩最近幾年的生活，他承認是失敗，他有一首「生活」的詩，說的暗慘的可怕。

陰沉，黑暗，毒蛇似的蜿蜒，
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：
一度陷入，你祗可向前
手捫索着冷壁的黏潮，
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，
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，
這魂魄，在恐怖的壓迫下，
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？

他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。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，因爲我們的信心太小了，從不

敢夢想他的夢想。他的失敗也應該使我們對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與同情，因爲偌大的世界之中，只有他有信心，冒了絕大的危險，費了無數的麻煩，犧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，犧牲了家庭的親誼和人間的名譽，去追求，去試驗一個「夢想之神聖境界」，而終于免不了慘酷的失敗。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觀的失敗。是因爲他的信仰太單純了，而這個現實世界太複雜了，他的單純的信仰禁不起這個現實世界的摧毀。正如易卜生的詩劇Brand裡的那個理想主義者，抱着他的理想，在人間處處碰釘子，碰的焦頭爛額，失敗而死。

然我們的志摩「在恐怖的壓迫下」從不叫一聲「我投降了。」他從不會完全絕望，他從不會絕對怨恨誰。他對我們說：「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。我覺得我已滿頭的血水，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。」（猛虎集自序）

是的，他不曾低頭。他仍舊昂起頭來做人，他仍舊是他那一團的同情心，一團的愛。我們看他替朋友做事，替團體做事，他總是仍舊那樣高興。幾年的挫折、失敗、苦痛，似乎使他更成熟，更可愛了。

他在苦痛之中，仍舊繼續他的歌唱。他的詩的作風也更成熟了。他所謂「初期的洶湧性」固然是沒有了，作品也減少了；但是他的意境變深厚了，筆致變淡遠了，技術和風格都更進步了。這是讀猛

虎集的人都能感到的。

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「一個眞的復活的機會。」他說：

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。眼睛睜開了，心也跟着開始了跳動。

我們一班朋友都替他高興。他這幾年來想用心血澆灌的花樹也許是枯萎的了，但他的同情，他的鼓舞，早又在別的園地裡種出了無數可愛的小樹，開出了無數可愛的鮮花。他自己的歌唱有一個時代是幾乎銷沉了；但他的歌聲引起了他的園地外無數的歌喉，嘹亮的唱，哀怨的唱，美麗的唱，這都是他的安慰，都使他高興。

誰也想不到在這個最有希望的復活時代，他竟丟了我們走了！他的猛虎集裡有一首詠一隻黃鸝的詩，現在重讀了好像他在那裡描寫他自己的死，和我們對他的死的悲哀！

等候他唱，我們靜着望，

怕驚了他。

但他一展翅。

衝破濃密，化一朵彩霧，

他飛了，不見了，沒有了——

像是春光，火焰，像是熱情。

志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，眞是一片春光，一團火焰，一腔熱情。現在難道都完了？

決不！決不！志摩最愛他自己的一首小詩題目叫「偶然」，在他的卞昆岡劇本裡，在那個可愛的孩子阿明臨死時，那個瞎子彈着三弦，唱着這首詩：

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，
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！——
你不必訝異，
更無須歡喜
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。

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
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
你記得也好，
最好你忘掉，

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！

朋友們，志摩是走了，但他投的影子會永遠留在我們心裡，他放的光亮也會永遠留在人間。他不白來了一世，我們有了他做朋友，也可以安慰自己說不會白來了一世，我們忘不了他和我們在那交會時互放的光亮！

二十年十二月三日
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ROC